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对/马晴春
2022年7月3日 星期日 一 22507655

株洲调

炎陵腔和安仁调

岑子

因为与郴州安仁县交界，在探访炎陵县的山川河流之际，便要偶尔探访相邻安仁县边界的一些山川典故，于是便在网上购买了一本同治版的《安仁县志》来读。山川之余，免不了趁着余兴又去看看安仁的方言民俗。以前总觉得安仁的方言民俗距离我们炎陵很遥远，特别是老家一个发小的母亲就是安仁香湾村嫁过来的，听她说的话，总感觉听不大懂，转弯拐角的，上学也学不上嘴，加上那几个发小兄弟都不讲他们母亲的“香湾话”，就越加感觉安仁话有点隔天隔地了。后来，进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同事老家也是安仁的，而且是安仁县城的，听他讲话大多在似是而非之间，而他听我们讲“邵县本地话”则十分顺畅，几乎句句都听得懂，便觉得奇怪了。

于是，在读《安仁县志》看到“方言”卷，便十分留意，仔细地阅读了一节“天时”篇：“天初明曰东边开亮，曰天光；早晨曰清早；近午曰茶时曰上半日；正午曰日中，曰晌午；午后曰下半日；晚曰夜暗；水冻成冰曰冰搨（音够）；霰曰米惠雪；下雨曰落雨……”真的是不看不不知道，一看莞尔笑。说到炎陵，炎陵本地话（县城、西乡）都与安仁的说法差不多：早晨即“清早”、天亮即“天光”，上午即“上半日”（音匪）、晌（音少）午、下午即“下（音哈）半日”，夜晚即“夜（音压）暗”、冰冻即“冰搨”、霰即“米惠雪”、下雨即“落雨”，这几乎与安仁话如出一辙，只是音调上有微小的变化而已。

接着继续往下读，读“地理”篇，“山夫田曰冲又曰坵，炎陵也这样叫，如鹿原镇（原塘田乡）有“南冲”“田坵”，船形乡有“水坵”“黄家坵”“冬茅坵”；“山远曰多曰洞”，炎陵船形乡有“黄洞”，中村乡有“新开洞”“新家洞”；“山上曰顶，山峡曰坳颈”，炎陵本地话就叫“坳颈上”，鹿原便有“夹石坳”“塘望坳”“南头坳”“凤岭顶”；“山头有扁曰仙”，炎陵的“仙”便遍布全县大小山头：鹿原镇有“金紫仙”、霞阳镇（含原三河镇）有“婆婆仙”“阳鹿仙”“云露仙”、十都镇有“大富仙”“古老仙”、沔渡镇（含原石洲乡）有“风雨仙”“华盖仙”、奎溪乡有“大姑仙”“太和仙”、水口镇有“老沙仙”、策源乡有“杉木仙”“陈风仙”“铁瓦仙”、下村乡有“鹭峰仙”“雷仙”、中村乡有“毛髻仙”“钟形仙”“羊角仙”……像这样共同的称呼山川地理名称方言词汇，几乎俯拾即是，可见，安仁话和炎陵本地话系出一源。饮食方面也几无差异。如，《安仁县志》说：“米之粗者曰糙米、精者曰熟米、蔬曰小菜、炊与食皆曰吃（音恰），炎陵本地话也是一样的说法，饮水叫“吃（恰）茶、吃（恰）水”、喝酒叫“吃酒”、吃饭叫“吃饭”、吃米糍叫“吃饭（音文，阴平）”、人事喜庆也差不多，《安仁县志》说：“喜庆曰做酒”，炎陵也如此；“送礼曰做人情”，炎陵也一样；“安葬曰出门”，炎陵也不例外，还可以叫做“还山”；“借物件曰借东西”，炎陵人也这样说；“住宿一夜曰歇一晷夜（音压）”，炎陵本地人也这样邀请人家；“不堪用曰要勿得”，炎陵西乡人也这样说；“分物曰表分”，炎陵本地话也是这样讲的，例如“把一篮花生分给很多人吃”，炎陵本地人这样说：“马一篮落花生表得蛮多宁恰”……看来大凡两县唇齿相依，山水相连，许多的语言和风俗都是相去不远的，就如炎陵与茶陵的本地方言和客家方言一样，炎陵平乐的“桂东腔”与桂东县城的方言一样。

读着《安仁县志》，思绪和言语回归到清朝同治年间的方言之中，今天和古往几乎就没有了距离。语言实在是一个十分奇妙的媒介，它把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串联成一个整体，让人感到亲切和谐，感到“远亲不如近邻”。

誓言

陈和平

党的历史和入党的条件及要求，指出了我努力的方向。

空闲时回到家中，我把争取入党的想法和父亲说了。父亲是五十年代初就入党的基层干部，他很高兴的给我介绍了家庭历史和自己在党组织领导下做好工作的体会，并鼓励我“思想上要入党，行动上要有表现”，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虚心学习。

由于当时我未满18周岁，各方面还不太成熟，因此，组织上没有批准我的入党申请。

在我内心因此忐忑时，春石大队党支部书记教科生、大队长刘明生经常找我谈心，勉励我不要灰心，继续接受组织的培养和考验，坚定了我向组织靠拢的信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逐渐得到组织和党员同志的认可。1975年春节过后，朱亭镇组织全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我有幸参加。期间，经春石大队党支部全体党员讨论表决和镇党委研究批准，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接到通知，2月18日上午在全镇党员大会上宣誓。

这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2月18日，那一年的正月初八，清晨激动得一夜未眠的我从床上起

散文

记事本

打李子

周慧文

今年的雨季太过漫长，将近1个月了，天空好像还不打算关笼头，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后，又是几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不几日，又是一场黑天黑地的瓢泼大雨。已到6月中旬，株洲人依然生活在烟雨潮湿里。

饭桌上，妈妈一再叮嘱姐夫，等下走时要摘些李子带走。可饭后，微雨一直没完没了地下着，姐夫欲开车溜走，妈却从灶屋冲出来喊着：“摘些李子走啊。”一向较顺从的姐夫只好下车，吩咐我提着篮子跟他走。

长期被雨水冲洗，长在山坳里的李子树，这个时节美不胜收啊，碧绿的小叶子，密密层层；鲜嫩的青李子，密密匝匝；熟透的红李子，点缀其中。仰起头来咬一个已清洗得透亮透亮的红李子，微微酸，微微甜，饱满的肉汁吞下去，唇齿长久地留下余香。

高高挂在那枝头上的，即使深红如血，姐夫踮起脚尖，也够不着；只能沿着四周摘较低树枝上的李子。还只摘两三斤时，眼看姐夫欲离开了，妈妈走过来了，喊：“多摘些，多摘些。”并急切地拿起长竹竿一阵扑，“哗啦啦”，满树的红李子、青李子震落下来。本来整个树下就铺满了因成熟、被鸟吃、风雨袭击而自然掉落下来的坏李子，经妈妈这一扑，更是撒落了一大层，我一边从中拾捡刚扑下来的、新鲜的李子，一边埋怨妈妈：“不要这么用力扑，留着慢慢吃啊。”可妈妈说：“没人吃，你姐夫多带些走好。留着这烂也可惜了。”

傍晚我去叔叔家，邻居家走走时，看到家家户户都有一树或多树李子，特别有一哥家，前坪中四棵树满满的李子，整个林子里地上都铺着厚厚的李子，散发着混着淡淡香香的腐烂味。

“没人吃”确实是村庄的真实现象。我们这个拥有300多人口的小村庄，如今常住人口不足30人，且都是些花甲以上的老人。傍晚，我围着村庄散步，仅仅只遇到大叔和婶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个刚过花甲的邻家哥哥。在车来车往、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久了，偶尔回到静谧安详的田园栖居，有诗情画意，也有孤清落寞。可小时候，这块地儿热闹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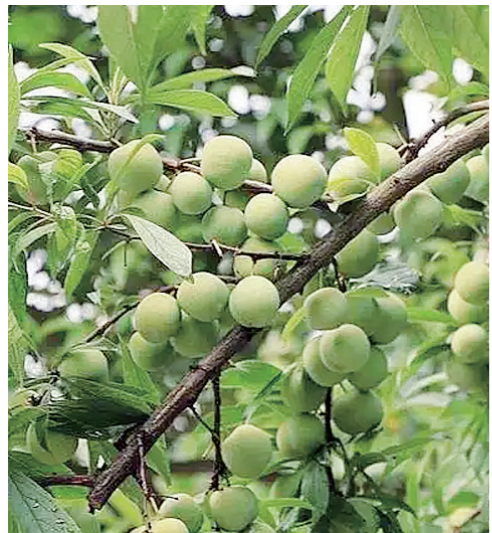
那时，我们家坪里的四棵大小不一的梨子树，大叔家后山上的一棵枝干粗壮且散得很开的桃子树，小叔叔家猪圈屋的后面，一棵很高的李子树，邻居奶奶家的十几棵橘子树，每年初春开满了细细碎碎的小白花，鲜艳娇嫩的粉红色，夏天、秋天挂满累累的果实，都是我们这个村五六十个小朋友欢喜的、惦记的。五十万丘陵地貌，一展平阳，附近的村庄几乎鲜有果木树，所以欢喜、惦记的还远不止我们这个村庄的，连各家散落在外的亲戚家小朋友。

有一年，小婶婶娘家的侄们来我们这了，不巧的是小婶婶一家都出门了。小孩子们看到满树挂着青涩的李子，就攀着树枝摘起来。而近在咫尺的我们也一窝蜂，全赶了过去。有从地上拾着砖头、石头打的，有搬来晒衣竹竿、柴棍扑的，有爬到小树枝上摘的，有在地上拾的，不到半个小时，满满一树的青李子被我们瓜分了。

当小婶婶一回家，看到了已糟蹋得枝残叶败的李子树，很是伤心，站在树旁大骂着：“哪些好吃鬼，李子还没熟，就全偷了。”因为太过伤心还骂了些很难听的话，譬如：“该千刀万剐的”“有人生没人教的”，然后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就坐在家门槛上，每一句咒骂听得真真切切，每一声哭泣也听得真真切切。几次都想走过去承认是我们做的坏事，可终究不敢。之后，我惶惶恐恐，有几个月都不敢去小婶家。

那个年代，所有的物品都稀缺。我们家的四棵梨子，尽管我们姐弟们十双眼睛从春开花，盼望到夏结果，盼望到秋成熟，也只能趁妈不在家时，偷偷摘一个将熟未熟的切开来分着吃，因为梨子真正成熟后，妈是要挑到东亭集市上卖，以换些买油、盐的钱。而比我们家更贫穷的小婶家，李子更不让孩子随意吃，而是等到端午节，李子成熟时挑到河边看龙舟赛时售出的。而我们却在李子未成熟时就全部给她家摘了，而且连树枝都被我们糟蹋得不成样，小婶该多心疼、心痛啊。

如今，看到这满地的李子，如同每次看到满山遍野的硬棍子柴一样，觉得好可惜啊！但透亮透亮的红李子没有人吃，粗壮干爽的李子没人家烧，却是因为绝大部分年轻人到城市里谋求好生活了，是因为现在琳琅满目、更新换代的物品早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了。



岁月流逝，青春不再。许多往事已然淡忘，但半个世纪前自己入党宣誓的日子仍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1973年4月，高中毕业的我，和22名来自不同学校的同龄人一起，打着背包，提着简陋的行李，坐船溯湘江而上，从朱亭镇来到当时的春石大队，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

每日繁重的劳动之余，耳边都会响起镇党委书记尹周伏在欢送会上语重心长的叮嘱：虚心接受教育，努力掌握技能，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呢？我一直在思考。

当年六月，由于连日大雨，湘江河水不断上涨，修筑不久的河堤险情不断。镇党委、大队党支部组织青年到河堤抢险，我们23名知青也一个不少赶到现场。大家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担土筑堤，徒步如飞。年过半百的尹书记也和大家一样，一身水，一身泥，战斗在抢险第一线。

突然，有人惊呼，“河堤漏水了！”

原来，有一处河堤因洪水浸泡太久，发生管涌，浑浊的泥水不断渗出，如不及时加固，整段河堤



小小小说

组织的人

刘正平

“他就是我们大队老鹰冲的。”肇姑大大咧咧地一笑：“好，这事儿就由你做主，任你选一个去做先生。”

我无言以对，只好劝慰姐姐：民办教师不是大队的工分，吃的是农村粮，仍掉不掉身上的泥土，等下次吧。爹掌着权，不愁没机会。

过罢大年，姐姐匆匆赶回来，火急火燎地对娘说：又来了招工，是家大型国有企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家店了。

娘耐不住火发了：“不盼着他俩子有个出息，我生一百个女儿也不会嫁到那鬼地方。”叮嘱我：“你去告诉那个屎脑壳，这次招工不成，就离婚。长痛莫如短痛，不痛不痒的，不怨到好人家。”这是气话，姐姐的肚皮已微微隆起了。

走上门前的禾坪，就听见肇姑在呵斥：“厂里招工不是胡乱凑数。咋不撒泡尿照照……”一见我，就知道是来火上浇油的，脸儿一板：“亲戚难管家务事，我屋的事你莫管。我心里有杆秤，该咋办就咋样办。我是组织的人，咋能叫花子烤火尽往怀里扒哩。”

几个月后，姐姐难产。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如妻都没保住。我哭得两眼像烂桃。后来随着木匠机械和家具产业的兴起，我学的这套手工工艺几乎被淘汰，为了生计，我南下广东，在那里呆了许多年。近几年回家，年纪大了，无所事事，看书、读报、写稿，间或有些不伦不类的文章见诸报端。报社来电话，叫我去狮头岭镇双

峰村，采访一位名叫曾冬生的老兵。他战功赫赫，复员回家后带领村人苦干、实干，修路架桥、垦荒造林，一步一个脚印，改造山村面貌。

很有写头，但我不知道去双峰村怎么走，更不认识曾冬生。小车过了狮头岭农贸市场，便向路旁走着的一个村人打问。一看，这人不是姐夫吗，年岁不饶人，当年的愣头青也已两鬓斑白了。他说：并乡、并村后，乡名村名都改了。他们那地方就是双峰村，我要找的人就是他爹。

我犯疑了：“你爹不是叫肇姑吗？”他哈哈一笑：“那是他的小名，乡里都习惯用小名。祖祖辈辈留下的说法：贱名易养成人，娃娃生下来就叫个狗呀猫呀，好些人连自己都把真名忘了。”

“咋从没听他讲打仗立功的事呢？”“他从不讲这些事儿，连我娘都不晓得，只知道他当了好几年兵。”

小车风驰电掣地在光洁的水泥道上急驶，两旁那郁郁葱葱的油茶林间点缀着一幢幢小别墅。一别多年，恍若隔世。93岁的肇姑叔眼神还好，只是双腿已瘫痪，耳朵有点背，见我来了，忙从轮椅上挣了几挣：“稀客，稀客。”

“叔，真人不露相啊。咋从没听您讲打仗立功的事呢。”

他笑了，笑得很坦然：“种田人耕田，当兵的打仗，分内的事嘛。好汉不提当年勇，有啥子好讲的。”